

□杨棠演

蛰，藏也。动物入冬后藏伏于土中冬眠，不吃不喝不动，古人称之为“蛰”。惊，惊醒。两字相连，即上天以雷鸣惊醒蛰居动物。

农历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三个节气，就叫“惊蛰”，“二月节……万物出乎震，震为雷，故曰惊蛰，是蛰虫惊而出走矣。”

惊蛰的雷声像是悬在半空的钟声，蛰伏在泥土下的虫子们一惊，就醒了，伸一个懒腰，对自己和身边的伙伴说：春天来啦，是出去寻找食物时候啦！

前几天，我在小区里跑步，发现一只蜗牛在马路中间停着，也不知它要去哪里。我经过小蜗牛，想想，又走了回来，把小蜗牛捡起，放到路边已经返青的草地上，我是担心有人踩压到它。不过，我这样自作主张改变它出行的方向，虽然是出于善意，怕也是对小蜗牛原本的意愿的一种冒犯吧！

我又在想，没有暖气，没有羽绒服，蜗牛是怎么熬过寒冬的呢？百度告诉我：蜗牛冬眠时，一般会躲在墙角、石缝或是树洞的位置，从足腺分泌出一些粘液，将壳口封上一层防风的薄膜，以此度过整个寒

□陈鲁民

以DeepSeek为代表的中外多个版本人工智能大模型的陆续问世，大大改变了人们的生活。人工智能的快捷、高效、精确、规范，明显提高了工作效率，节约了工作时间。

不过，人工智能的大显身手、八面威风，也让一些人产生恐慌，生出担忧，譬如那些靠文字吃饭的作家诗人。与他们相比，人工智能不仅写得超快，而且写得不错，中规中矩，面面俱到。你绞尽脑汁、宵衣旰食弄出来的东西，人家可能就是几秒钟的事，这让人情何以堪？

然而，人工智能看似气势汹汹、大有取代作家诗人的势头，实际上它还有很多局限性和缺陷，只不过是知识与史料存储量更大，反应速度更快，排列组合的技巧更娴熟而已，字里行间充满了机械呆板的痕迹、似曾相识的情节、缺乏特色的语

□王兆贵

善“蛰”

冬。随着春天第一缕阳光的降临，气温逐渐回升，蜗牛们便开始从“蛰”中苏醒。

惊蛰，蛰伏万物，澎湃新生。一只很丑很丑的蛹，破茧化成一只很美很美的蝶，归功于“蛰”。

一根竹子前4年一直在土里，但从第5年开始破土而出，只需6周时间，就能长到15米之高，归功于“蛰”。

一只蝉蛰无天日地生活了整整三年，仅靠树根的一点汁液存活，但在三年后的一个夏季晚间，它爬上树蜕壳，只为了一个夏天的自由飞翔，这也归功于“蛰”。

其实，人也一样，要像那蛰伏的昆虫和植物一样，默默地等待时机，用蛰伏的时光来提升自己，才有机会厚积薄发。

看金庸武侠小说《天龙八部》，突然想问一个问题：准武功第一？一个扫地的老僧也！“扫地僧”武功有多高？在少室山的武林大会上，数丈之外他打伤“大轮明王”鸠摩智；第一高手乔峰的降龙十八掌，他凭空接住；他轻松收服并“杀死”慕容博与萧远山，那功夫，简直了得！原来他“蛰”在藏经阁，参透秘笈，潜身修炼，扫尘悟道了43年！

你有啥好怕的

言。而作家诗人的各具特点，各有千秋，各有性格，各有不同美学追求，无论如何它是学不了的。

譬如，司马迁《报任安书》的悲愤激越，苏轼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的恢弘气势；王勃《滕王阁序》里的名句连连，崔颢《黄鹤楼》里的巧妙构思；马尔克斯《百年孤独》不拘一格的开头，鲁迅《阿Q正传》别有深意的结尾；曹雪芹《红楼梦》里缠绵悱恻的宝黛爱情悲剧，汪曾祺《受戒》的独特写作风格与人物等，都是AI无法完成，甚至是望尘莫及的。

如果你有了司马迁的坚韧不拔，王勃的才华横溢；有了崔颢的丰富联想，东坡的大气磅礴；有了曹雪芹的妙笔生花，鲁迅的深刻睿智；有了马尔克斯的奇思妙想，汪曾祺的剑出偏锋，那你还怕什么？

正因如此，有实力的作家诗人大可不

楚庄王曾说：“三年不展翅，是为了生长羽翼；不飞翔、不鸣叫，是为了观察民众的态度。虽然还没飞，一飞必将冲天；虽然还没鸣，一鸣必会惊人。”默默地“蛰”，是为了有一天可以一飞冲天。

不经一番寒彻骨，哪得梅花扑鼻香。不“蛰”他十年八年，哪里能炼就绝世武功？

“蛰”，须有耐力。张良曾经在秦末大乱前蛰伏了9年，修炼心性、积累学识。正是这些积累，才有了他后来的运筹帷幄，决胜千里。

越王勾践战败后卑躬屈膝向吴国求和，等待时机以再图大业，他的沉潜和隐忍，最终实现了“三千越甲可吞吴”的神话。

韩信忍受了胯下之辱，沦落街头，连街边的屠夫都要欺辱他，这份耐得住寂寞的隐忍，与越挫越勇坚守内心的信念与追求，让他最终“名闻海外，威震天下”，也贡献了一个成语——“韩信点兵，多多益善”。

导演李安曾经在家里蛰伏了6年时间，6年里，他每日都在写剧本，学习各种

必为自己的创作前景而惶恐不安，天地很大，路径很多，舞台很美，就看你实力怎样，如何把控了。当然，少许紧迫感也是应该有的，AI会逼着写作者不写那些拾人牙慧的平庸之作，而是进行更深层次的生活、思考更有特色的写作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人工智能的出现与广泛使用，是对作家诗人的一次重新洗牌和倒逼激励。优秀的作家诗人，相信都拥有深厚的学识、纯熟的写作技巧，再加上丰富的阅历、深入的思考，合理的虚构，他的创新力与创造力，永远会走在人工智能前面，没什么好怕的。

国学大师陈寅恪曾有著名的“四不讲”，即“前人讲过的，我不讲；近人讲过的，我不讲；外国人讲过的，我不讲；我自己过去讲过的，也不讲”。如果我们的作家诗人也能做到“四不写”：前人写过的，

不白活一回，说起来是大实话，其实是人生的大目标。要做到不白活一回，世俗一点说，不外乎有人爱、有事做、被需要、被承认、被尊重。不论亲友多少，总得有人爱你，否则太孤单；不论在职与否，总得有事做，否则太无聊；不论本事高低，总得被需要，否则太落寞；不论能力强弱，总得被承认，否则太掉价；不论成就大小，被尊重就好。在这个世界上，叱咤风云的人毕竟是少数，更多的是凡人，只要有人爱、有事做、被需要、被承认、被尊重，你才会活得有意思。

话又说回来，只有那些看透人生残酷的人，才能加倍地珍惜人生，从而在调整心态的基础上，安然度过，无怨无悔。特别是要对得起父母的养育、师长的栽培、子女的敬重、配偶的缘分、知己的恩遇、祖国的庇护、社会的扶持，就像电视剧插曲唱的那样“不白活一回”。

知识，琢磨电影的制作过程，不断蓄积能量。6年之后出道，李安先后拿到了两次奥斯卡导演奖。

善“蛰”，必善成。曹雪芹，“蛰”10年，呕心沥血方成鸿篇巨制《红楼梦》；邓稼先，“蛰”28年，绽放出震惊世界的“蘑菇云”；黄旭华，“蛰”30年，为国“深潜”造出大国重器；马克思，“蛰”40年，倾其毕生精力撰写出《资本论》……

不“蛰”，哪能成？现代人，缺乏吃苦精神，没有耐性，总盼望一切速成，巴不得一举成名，恨不能一夜暴富，“快”已经成为一种不容分说的形势，一种躲避不开的潮流。饮食“快餐化”，娱乐“快餐化”，阅读“快餐化”……殊不知，无根基、没沉淀，终究成不了大气——只有先过一段“潜水”的生活，日后方能成功地“浮出水面”。

如果蓄能不足、蓄势不够，即使春天到了，雷电来了，且让它“惊”去吧！还是继续静心潜伏着为好，在“五行山”里再“蛰”它个五百年，总有一天，会自动蹦出，修成正果！

我不写；近人写过的，我不写；外国人写过的，我不写；我自己过去写过的，也不写。那么，再强大的AI也没什么可怕的，也对你无可奈何。作家贾平凹就很自信地回答记者说：AI再有本事，也只能合成研究我以前的作品，我下一步写什么、怎么写，它永远不会知道。

当然，那些资质平平，没有形成自己独特写作风格，又不肯吃苦努力的写作者，还真有被AI淘汰之忧。而一个真正优秀的具有个性和独特天赋的写作者则永远不会失业，人工智能只会成为他的助手、拐杖、秘书、资料员、图书管理员，而不会成为他的主人与上司、老板。面对人工智能，作家应该张开双臂，笑脸相迎，与其共舞，为我所用。



春沁江南

吴绍康摄

□袁伟建

雨落春时

急急，各自成影；早春的雨美，美在雨后的天地，清清爽爽，草木生香。

从天而降，斜斜飘落于大地琴键上的霏霏细雨，不仅很轻、很淡、很柔地奏响着一曲春之乐章，还如丝如缕、飘逸游荡，悄悄拢住了小河水塘与村庄人家的桃红柳绿，重彩交错成一幅生机盎然的春景图，点亮人眼。

那潺潺潺潺绕着庄户人家的小河，刚从冬天里苏醒过来。泛着银质光芒的雨点，在河面上画了万千个小圆圈，每个小圈里都会泛出一朵小花，每朵花都有关于自己的故事。细细柔柔，却盖住了所有喧杂，聆听这样的情话，身体中的慵懒，都会变轻、变细，随着水流叮咚而去。

只要有春雨，天地万物都会有点点欢喜，大自然生动多了。

水草里的鱼在追逐、跳跃，不时激起浪漫水花，进行着繁殖与生命的延续。鸭子和鹅，扑扇着翅膀，表达着对春雨的欢迎。数只鸡，兴许是喜欢这落着的雨，并不怕淋，咕咕叫着，悠然地四处啄食。乡邻家的那条黄狗，蹲在院门口，歪了头，瞅着雨丝一点点渗入墙角的那块砖，催醒青苔上的蜗牛，一边吮吸起了大自然的琼浆

乳汁，一边不时伸出两个可爱的触角，探望着这个全新的季节。

在空中飞行的麻雀，似乎也被这份“久旱逢甘露”的春景所熏染，欢快地鸣叫嬉戏，在雨中流连。这种啾啾啾啾，一反往日的嘈杂，倒是给雨时的宁静，增添几分俏皮。

迷蒙烟雨中，遥望对岸于温润东风里秀颀挺拔的垂柳，马上就要绿了。那细长嫩枝一如岁月的长发，倾泻着淡雅柔情。某户人家院子里的桃花，灼灼盛开，一如粉色烟霞。

移目田间，有着旺盛生命力的作物更是不甘寂寞，一场与泥土展开的对话，即将不紧不慢地拉开序幕。麦子拔节，油菜抽穗，第一朵金黄的油菜花，像个害羞的姑娘，已悄悄做好与春天约会的准备。

“春雨是天空与大地的呢喃与絮语。”多情的春雨，宛若一首婉约的宋词小令、一曲缠绵的昆曲，总能落在心里那块最柔软、最敏感的地方，告诉你：冬天已经过去，一切都会重新流淌、浮漾，容光焕发……

文化共鸣造就苏轼

杨柳风中写下士人风骨的注脚。

元祐年间的汴京西园，苏轼与黄庭坚、秦观、晁补之、张耒组成的“苏门四学士”，常在杏花疏影里切磋诗文。黄庭坚的奇崛与苏轼的豪放碰撞出“石压蛤蟆”与“树梢挂蛇”的戏谑典故，却在《赤壁赋》的墨迹里熔铸成“大江东去”的磅礴。米芾在金山寺挥毫泼墨时，苏轼题写的“元章此卷可值百千”，让书画之道超越了技法的藩篱。

佛印和尚的禅机与琴操姑娘的琵琶，构成了苏轼精神世界的阴阳两极。金山寺的江月见证着他们“八风吹不动，一屁过江来”的机锋对决，西湖画舫的烟雨中间响着琴操顿悟出家的木鱼声。这种雅俗交融的社交图谱，恰似苏轼笔下的枯木怪石图，在看似随意的皴擦间透出生命的真趣。

王安石与苏轼的恩怨，在江宁半山园的梅香里氤氲出别样况味。当新党攻势时，苏轼在奏章里直言“今日之政，小用则小败，大用则大败”；待旧党复起，他又反对尽废新法。这种超越党争的清醒，让政敌王安石临终前感叹：“不知更几百年，方有如此人物。”

痕迹。于是，甩甩指南适时出台：好身材，便是爱生活；爱生活，便是爱自己。女人，就要对自己好一点。

肥胖是公认的危险因素，减肥是毅力可以改变的事实。就我所知，身边瘦身塑形的朋友，十有五六。为瘦身，有人去针灸，有人去按摩，有人去跑步，有人去火疗，定食谱，学瑜伽，跳肚皮舞……前些日子，一友招伙，让大家观摩历时一月的塑形成果。“瘦”人一出，在座无不赞叹：“瘦了，真是瘦了！”她也宛然一笑曰：“瘦啦！瘦下来的感觉真好。穿不进去、褪不下来的长裙，轻松一套，长拉链一拉，滋的一声，真是好听极了！”

谁不想那惹人爱，惹人想，惹人向往的小腰围！想想都心驰神往。嗯，女人站着，宛如玉立的葱；行动起来，袅袅的，楚楚的，妖冶、迷离。你，一粒心，会不会像水果软糖一样软下来？男人仿若孤傲的鹤，立在那里，亭亭的，凛凛的，俊秀儒雅；你，一腔意志，会不会像旗帜一样猎猎飘起来？

世风追求小腰围，可知小腰围是“表”；“小腰围”之上，那一颗大心的修炼，是“里”。表里澄澈，曰“美”。让我们再想一下，你楚楚的，可是满面戾气、怨气，凶悍刻薄写满面皮；你一头怪发，秋草一样枯，鸡窝一样乱，吃起来来唯恐落后一点点；你赴个宴，涂脂抹粉厚似城墙，稍微一动，脂粉扑落扑落掉一碗……这般的小腰围，纵使瘦成闪电，又有什么意思呢？

“我喜欢爱读书的女人。书不是胭脂，却会使女人心颜常驻。书不是棍棒，却会使女人铿锵有力。书不是羽毛，却会使女人飞翔。书不是万能的，却会使女人千变万化”。毕淑敏笔下的美，没有涉及小腰围；但这种内外兼修的美真的耐看，不管男女，都很耐品。这样的人，活到老，美到老，动人到老。